

## 第一章 傅家招娣不受寵

傅昭恍惚覺得自己緊緊被卡在什麼地方，直挺挺懸空著，動彈不得。

她努力睜開眼睛，目之所及，陰暗的死氣沉沉，暗紅的苔蘚遍佈四壁，滑膩膩濕漉漉，空氣中泛著潮濕腐爛的味道，給人一種詭異的壓抑感。

這是……井？

狹小的間隙，憋悶得喘不上氣，胸口炸裂般的疼，她儘量仰起頭，似一條離了水的魚，嘴巴徒勞地、不停地一張一合。

微弱的光芒照下來，井口很遠，看上去只有杯盞那麼大，幽閉的空間、未知的恐懼，一陣眩暈襲上來，傅昭幾乎昏厥過去。

感覺外頭似乎有人在說話，傅昭狂喜，用盡全身力氣喊道：「救命！」

如此嘶啞暗沉，就像木賊草狠狠地擦過木器的聲音，傅昭不由一怔，這是自己的聲音？

外面頓時沒了聲響，過了一會兒便聽到石頭刺啦啦的滑動聲，頭上的光芒一點一滴消失了，無邊的黑暗潮水般湧了過來，恐懼從心底蔓延開來，如果一隻看不見的黑手，扼住她的喉嚨，她無法呼吸，無法思考，求生的慾望促使她聲嘶力竭地哭喊著。

「救命！有人嗎？救救我！」

回應她的，是悶悶的回聲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傅昭再也發不出聲音。

真靜啊，這令人絕望的死寂！還是省些力氣吧，她想，起碼還能多活一會兒。

餓，好餓……頭無力地靠在石壁上，昏昏沉沉之中，意識漸漸模糊，什麼仇什麼怨都忘了，唯有腹中灼燒的感覺越來越清晰，肚子裡好像有把燒紅的烙鐵，疼得她恨不能立刻昏死過去。

這是夢，等夢醒了就能吃好吃的了！白麵饅頭、羊肉餃子、蟹黃小籠包、野菜大餛飩……

趕明兒無論如何也要叫娘包頓餃子吃，要豆角餡兒的，多放肉！她如是想著，眼皮越發沉重。

黑暗之中，眼前似乎出現光一樣的門，傅昭瞬間身子輕盈無比，手腳沒了束縛，倏地飛起來，一下子被人抱在懷中，有淚水混著血水滴在她的臉上。

「我回來了，妳醒醒，睜眼看看我……」

是誰？他的臉掩映在光芒中，看不清楚，但他身上的味道真好聞啊，冷冽之中散發著甜味，讓她忍不住想要親近他。

驀地，幾欲將人烤化的熱浪撲面而來，烈焰騰空而起，火海將天邊映成一片血紅。他提著斬馬刀，立於萬千屍骨之上，墨色長髮被風撩得四散開來，露出一張滿是血汙的臉，猩紅的眸子，冷電般的眼神，如同地獄歸來的厲鬼！

「阿昭，我替妳報仇了……高興嗎？」他抱著一具腐爛腥臭的屍體，眼中滿是溫柔愛意，輕柔撫摩著，驀地爆發出一陣似哭非笑的聲音，「阿昭……阿昭……來生來世，再為夫妻！」

他一躍而起跳入火海，霎時，沖天的火光吞噬了他高挑的身影。

「不——」傅昭揪著胸口，疼得佝僂起身子。

這是夢，快醒來！醒來！

傅昭霍然睜開眼睛，腦海中彷彿有一道極亮的光閃過。

「於我，妳是黑暗中的一抹亮光，就改名為『昭』吧。」

這是誰在說話？黑暗之中，傅昭渾身僵硬，茫然不知自己置身何處，腦中只有一個念頭——誰，你到底是誰？

建平七年，清明。

五更時分的風掃過樹梢，發出沙沙的聲響，村落中雞鳴聲聲，起早的人家已升起炊煙，飄飄搖搖散入空中，閒適又逍遙。

這是獲鹿縣東南的一個村莊，雖叫做「十家莊」，但早已超過百戶，人丁興旺，加之良田沃土，便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村，且村人與外界來往甚少，儼然有幾分世外桃源的味道。

就連去年鬧得伏屍百萬的靖王謀反一案，這裡也沒受到絲毫波及，一眾村民仍舊是該幹麼幹麼，畢竟，與誰做皇帝相比，老百姓更關心的是下頓吃什麼，有沒有吃的！

天色還沒大亮，傅昭就悄悄起了身，摸摸枕邊，仍舊是濕了一大片，自己又在夢中哭了……

傅昭長歎口氣，簡直邪門，自從去年冬天，總是反覆作這個夢，且怎麼也看不清那人的臉，只記得他一雙如鷹隼般銳利的眼。

難道自己已到思春的年紀，所以才會夢到男人？一陣惡寒，傅昭忍不住雞皮疙瘩掉一地。

炕東頭傳來二姊輕微的鼾聲，看著她如山巒般起伏的身軀，傅昭極其羨慕——自己十四，二姊十五，不過小一歲，怎麼就差得十萬八千里？

傅昭低頭瞅瞅自己一馬平川的小身板，自嘲一笑，輕手輕腳穿好衣服下了炕，藉著朦朧天光摸進了灶火房。

饒是傅家是村裡的富戶，也捨不得在天色將明時用油燈。

傅昭生火熬上了小米粥，此時東方已泛起魚肚白，她趕緊挎著籃子去村東頭王家買油餅——王家每日只炸四五斤，去晚就沒了。

涼颼颼的風帶著雨腥，吹走了她最後一點夢魘的恐懼，傅昭頓時輕鬆不少。

今兒個是清明，要和奶奶、大伯家一起去給爺爺上墳，娘昨夜說了，早飯要提前吃，省得那幫人又來蹭飯。

吃什麼好呢，當然是香噴噴的油餅啦！

傅昭默默吞了下口水，小米粥配油餅，再來一碟醃大蘿蔔，細細切成絲，淋上麻油，簡直不要太好吃。

眼瞅著拐個彎兒就是村東頭，傅昭卻慢下腳步，巷子口吳嫂子家養著條黑狗，凶

得很，見著她不是撲就是叫，每次都快把她魂兒嚇丟了。

她躡手躡腳，小心翼翼觀察吳嫂子家的動靜，生怕那狗叫喚，冷不丁腳下踩到什麼，一個趔趄摔了個大馬趴。

狗叫聲頓起，夾雜著吳嫂子罵罵咧咧的聲音。

傅昭大呼倒楣，哼唧爬起來，揉揉膝蓋，扭頭看過去，只見街邊靠牆坐著一個黑乎乎的乞丐，堪比雜草的亂髮嚴嚴實實擋住了他的臉，也不知多久沒洗過，渾身散發著令人作嘔的酸臭味。

他不似一般乞丐蜷縮在一角，反而大刺刺地伸著腿，偏他腿又生得長，把不寬的巷子擋了個嚴實。

傅昭摔得生疼，本一肚子火，但想想是自己沒看路，怨不得人家，自己踩到了人家，該道歉才是。

她半蹲在那人面前，小心翼翼說：「對不住，很疼吧？」

竟有人擔心踩痛了乞丐？或許太出乎意料，那人愣了一下，抬頭望去。

眼前的小姑娘看樣子不過十三四歲，端正的鵝蛋臉笑暈雙鬢，微有幾顆雀斑，一雙杏眼水靈靈地很有生氣，見他看來，粲然一笑，那副極其開心的樣子，莫名讓他輕鬆幾分，嘴角也跟著向上翹起，卻又覺得不對，旋而拉下嘴角，複又低頭假寐。

然與之對視的這一瞬，傅昭掛在臉上的笑容還凝固著沒有散去，已然覺得此人似曾相識，與夢中人銳利的眼神何其相似！但那畢竟是玄之又玄的事，她不好意思細問，呢喃半晌，撿起籃子一轉身跑了。

那人瞿然睜目，盯著傅昭的背影陰冷一笑，這笑容嚇得對面的黑狗打了個激靈，嗚嗚叫著夾起尾巴躲進窩裡。

不多時傅昭就回來了，蹲在那人面前，從籃子裡掏出個油餅，想了想，撕了一半又放回去，將另一半遞給他。

與剛才不同，那人眼中一片呆滯，丁點光彩全無，那一瞬間彷彿是傅昭的錯覺，他木木地接過油餅，道了聲謝。

傅昭沒來由的一陣情緒，說不清是失望還是煩躁，她猶豫剛要問話，卻聽有人喊她。

「招娣，死哪裡去了？」傅二姊叉著腰，從巷子那頭走來喊她，「妳瞅瞅這日頭，買個油餅要買到晌午嗎？」

她看到傅昭面前的乞丐，嫌棄地撇撇嘴，後退幾步，沒好氣地喊妹子趕緊回家。

「都說了不要叫我招娣！」傅昭皺著眉頭說，「我已經改名叫傅昭，傅昭一一不許再叫錯。」

傅二姊翻了個白眼，譏笑道：「說，是不是杜風那小子給妳起的？你們什麼時候勾搭上的？告訴妳，大舅母可不是個好相與的，妳少拿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，沒的丟人！」

「和他沒關係，我自己想出來的。」

「放屁，就妳？大字不識的鄉下土妞也會給自己起名？哼，想騙我妳還差得遠

呢！」

傅昭不理她，挎著籃子快步往家走。

傅二姊一把握住籃子提手，掀開上面的屨布，看著少了半個的油餅，臉色立刻變了，揪著妹妹耳朵吼道：「好妳個傅招娣，又背著我偷吃！」

傅昭尖叫一聲，和姊姊扭扭打打一路走遠了。

那人看著她二人的背影，一揚胳膊，將手中半個油餅扔得遠遠的——真當自己是乞丐嗎？

臨近傅家，傅二姊眼尖，隔得老遠便看到自家大門敞開著，隱約聽到院子裡有人吵鬧。

她拉著妹妹躲到牆根下，凝神聽了一會兒，恨恨道：「果然是老虔婆提前到了。」傅昭知道，二姊說的是自家親奶奶。

傅奶奶人生信條只有一個：生兒子！

傅家祖祖輩輩都是單傳，到她這裡連生兩個兒子——傅大伯和傅昭她爹，這下可揚眉吐氣了，自此傅奶奶的頭在傅家就沒低下過，一輩子將婆婆和丈夫壓得死死的。

她不僅自己要生兒子，也要兒媳婦生兒子，「不為抱孫子，娶兒媳婦幹麼？」

傅大伯命好，娶了能生的傅大娘——仨兒子，傅大娘就成了傅奶奶的香餚餚，在傅家是有求必應。

倒楣的傅昭她爹，娶了不能生的杜氏——仨閨女，二兒媳就成了傅奶奶的眼中釘，橫挑鼻子豎挑眼。

但杜氏也不是個省油的燈，非但模樣長得好，柳眉杏眼身材窈窕不似粗笨農婦，而且人精明能幹，裡裡外外一把手。

傅老爹是個溫吞老實的性子，只知道吭哧吭哧悶頭幹活，自從娶了潑辣的杜氏就從聽娘的變成聽媳婦的，農忙的時候伺候那二十畝地，農閒的時候外出找活兒幹——他的木匠活很拿得出手。

夫妻齊心，其利斷金，幾年就將自家過成了十家莊數得著的富戶，自然也成了傅奶奶眼中待宰的肥羊——很簡單，老二家沒兒子，那些家當與其給賠錢貨糟蹋了，還不如留給自己孫子。

因此，傅奶奶幾次三番提出過繼——從老大家挑個兒子承繼老二家的香火。

奈何杜氏不答應，傅老爹聽媳婦的，任憑傅奶奶怎麼說就是不點頭。

傅奶奶便隔三差五地過來鬧一鬧，攬得老二家雞犬不寧，吃飽喝足拿夠了才哭哭啼啼地走人，彷彿受了天大委屈的是她。

清明要給爺爺上墳，傅昭知道，奶奶絕不會放過這等好機會，定會在墳頭上哭訴一番，卻不想她提前來自家鬧騰。

聽動靜，不止她一個，還有幾個蒼老的聲音。

其中，傅奶奶的乾嚎聲尤為刺耳，「老頭子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二，我不能讓兒子絕後，若是老二家的不答應過繼，我就一頭碰死在他家門口！」

老人家又要尋死？傅二姊無語望天，傅昭沉默看地。

一哭二鬧三上吊，作為傅奶奶的經典曲目，這套子已在自家上演過無數次：先哭訴兒子兒媳不孝，再撒潑耍橫，接下來便是尋死覓活。

傅二姊翻了個白眼，不屑道：「趕緊碰死她算了一—她現在死，我馬上就去廟裡燒炷高香，感謝老天爺收走這個禍害。」

傅昭卻著了急，「不能死，若是奶奶在咱家出事，爹娘就算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了。」

「傻啊妳？她才捨不得死呢，那老虔婆……」

猝然間「咚」一聲悶響，硬生生截斷了傅二姊的話頭，不待姊妹二人反應過來，便聽屋裡有人尖叫——

「死人啦——」

乍聽鬧出人命，傅昭打了個寒戰，想也沒想，三步併作兩步衝了進來，只見東屋已亂成一團。

傅奶奶躺在炕上，額頭一片血漬，不住地哼哼，而傅老爹跪在炕前，哽咽著嗓子一個勁兒喚娘。

炕頭坐著鄰居秦老太，邊拿著手巾給傅奶奶擦傷口，邊數落傅老爹，「這時候後悔有個屁用？早應了你娘何來這事……你傻愣著看我幹麼？還不趕緊請郎中去！」

傅老爹抹一把眼淚，忙不迭應聲出去，臨走時囑咐杜氏，「伺候好娘，千萬別再和她頂嘴，只瞧著我吧。」

杜氏臉色又青又黃，顯見嚇得不輕，她壓根兒沒想到婆婆這次竟然來真的，但凡有個三長兩短，逼死婆婆的惡媳婦帽子必會嚴嚴實實扣在她腦袋上，她以後可怎麼做人？

強壓下心頭的恐慌，杜氏扭臉看見傅昭，眼中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厭棄，招手讓她過來，「拿五十文錢，去割兩斤豬肉，要肥點的。」

傅昭捏著錢，遲疑道：「娘，豬肉三十文一斤，還差十文呢。」

「蠢貨，妳二姊能五十文買兩斤，妳就不行？少廢話，快去！」

「娘，買肉做什麼？」

杜氏冷笑一聲，「自然是堵上那起子小人的嘴——妳二姊呢，她嘴皮子俐落，叫她過來給我搭個腔。」

傅昭悶悶應了聲，走出門來喊二姊，卻見牆角空蕩蕩的，哪裡還有二姊的身影。這人準是看情形不對躲了，有好事衝在第一個，見禍事溜得比誰都快！傅昭頓時氣不打一處來，但此時屋裡雞飛狗跳的，不是和二姊鬧騰的時候，只能默默忍下，氣呼呼地出了門。

幾家鋪子都集中在村東頭，免不了又從吳嫂子家門前過，此次還好，黑狗拴在院子裡，這畜生只能原地繞圈，看著她白叫喚。

傅昭輕吁口氣，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巷子口——那乞丐沒在。

腳下一滯，不知怎的，幾許淡淡的哀愁和悵惘漸漸襲上來，心頭一陣酸熱，傅昭揉揉眼睛，深吸口氣，甩開腳丫子跑了過去。

等她挎著籃子再經過此地的時候，吳嫂子正倚著大門嗑瓜子看街景，一眼瞥見籃子裡的肉，不無豔羨道：「三妹子，又去買肉？嘖嘖，不年不節的，便是財主家也不似你們頓頓白麵饅頭燉大肉。」

「嫂子真會說笑，我家偶爾買點肉妳到處宣揚，吃窩頭時妳咋看不見？再說也不是我們吃——我奶和大伯一家子來了，這肉是給他們買的。」

傅昭著實怕她家的狗，不想和她多說，腳步匆匆，轉眼走出去老遠。

吳嫂子往地上啐了一口，盯著傅昭的背影恨恨道：「不就有幾個臭錢，神氣什麼？早晚家當落到別人手裡，到時候看妳哭去吧！」說罷猶自不平，索性將狗鏈子解開，竟是放狗去咬人。

狗叫聲越來越近，傅昭回身一看，那黑狗離她不過幾步之遙，齜著森森白牙，不住低沉吼叫，作勢欲撲。

傅昭當即嚇得腦子一片空白，身子已然木了半邊，僵立原地連跑也忘了，豈知她直勾勾的眼神更讓黑狗暴躁，那畜生一躍而起，眼見撲將過來，卻在落地時陡然一擰，向旁跳開，似乎在躲避什麼。

「咻」一聲，一枚小石子正中其首，黑狗吃痛，十分委屈地哼哼幾聲，夾著尾巴再次落荒而逃。

橫行村裡的大黑狗也有吃癟的時候，傅昭忍不住笑出聲，她四下裡看看，並無人。一陣清風過來，雲動樹搖，楊樹葉嘩啦啦作響，彷彿有人在歡快地歌唱。

傅昭向上望去，忽笑道：「我知道是你，下來呀！」

樹上的乞丐不禁一怔，不會吧，自己藏這麼隱蔽她都能看見？

卻聽她說：「隔老遠我就聞見你身上的臭味了。」

乞丐脚下打滑，差點一跟頭摔下來，還好，他見的場面多，這點小小的尷尬當然不足為道，便鎮定自若輕巧一跳，恰落在傅昭面前。

他身量頗高，傅昭只到他的胸口，得仰著脖子才能看到他的臉……黑乎乎的全是一身污垢，根本看不出原本長什麼樣子。

「我叫傅昭，你叫什麼？」

「……洛樺。」

「謝謝你救我。」

她的聲音很好聽，彷彿山澗流水，既清且脆，又好似環佩相碰撞發出的聲音，聞之令人心悅，洛樺不禁仔細看了看她。

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落下來，她眼中是細碎的光芒，揉合了光與霧，帶著純真溫暖的笑容。

她的笑容舒展，清新自然，給洛樺的感覺只有兩個字：舒服！

舒服？自己怎的對一個女孩子評頭論足？真真無禮！洛樺先是一愣，旋即回過神來，臉條地發燙，好在面上污垢甚多，紅不紅的別人也看不出來，然而讓他臉紅的還在後面。

傅昭踮起腳尖，撩起他的額前亂髮，將他整張臉都暴露出來，端詳片刻，歎道：

「還是不一樣。」

夢中那人，目光銳利卻滿含溫情，只看一眼心都要融化其中，而他，目光雖一樣的銳利，但冷如冰，寒似鐵，那深不見底的瞳仁彷彿萬丈深淵，叫人見了心驚膽戰。

傅昭暗忖自己怕是魔怔了，不過一個夢而已，自然不能當真，若讓娘知道自己想著男人，只怕簪帶疙瘩都要打斷。

她笑嘻嘻跑開，走前不忘說一句，「你就在這裡，過會兒我來找你，記著，別走遠啊。」

日上三竿，微風拂面，牆邊翠綠的藤蔓輕輕搖曳，發出沙沙的聲響。

很靜，靜得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，撲通，撲通……

洛樺摸摸額頭，似乎還能感受到她的餘溫，不只是額頭，連指尖都有些發麻，酥酥的，一直癢到心裡。

洛樺暗自苦笑，早上還對她極為防備，而現在……他拍拍胸口，這種怦然心動的感覺……他心裡一陣空明，又有些迷茫，到底什麼滋味自己也說不上來。

他深深吸了口清冽的空氣，彷彿要驅散渾身的疲倦似地挺了下身子，嘴上對那點念頭不以為然，腿腳卻很老實地走到牆角，靠著牆根兒坐下，怔怔望著天空發呆。

## 第二章 賢婿人選自己挑

天色漸漸陰了下來，太陽斂起光華，在雲縫中掙扎著穿行，幾隻春燕鳴叫著掠過樹梢，急匆匆地飛向屋簷下的巢穴，給不甚明媚的春色平添了幾分不安和淒涼。傅昭看見娘側立在大門下，以為是來接自己，剛要喊娘，卻見二姊鬼鬼祟祟躲在柴火垛旁偷聽。

心下微動，傅昭難得聰明一回，躡手躡腳走過去，輕輕喚了聲二姊。

傅二姊驚得渾身一顫，回頭瞪了眼，沒好氣輕喝，「別出聲。」

傅昭挨著她蹲下，只聽門裡有人說，「……妳要早做打算。」

再凝神去聽，說話的是王嬸子。

「妳家老太太把張里正都請來了，瞧這架勢，必然是不過繼不甘休。她豁出臉面去鬧，妳是個體面人，不能跟著她沒臉，得想個法子應付這一關。」

「唉，沒兒子我能不急？過繼也使得，可總得是個好孩子吧，她一心讓我過繼二侄子，那可是個混混！遊手好閒，成天吃酒打架，我除非嫌命長才過繼他。反正我不鬆口，這事就不能成！」

大伯家三個兒子，大從兄傅文博去年剛過了府試，成了童生，萬不可能過繼到自家；小從弟狗蛋兒才四歲，是大伯的老來子，寵得眼珠子似的，也不合適；唯一的能過繼的就是二從兄傅文淵，偏又是個不成器的，爹娘根本看不上。傅昭心裡想著，也替娘發愁怎麼做才好。

「看妳平時挺精明的一個人，怎麼糊塗了！妳還真想擔上逼死婆婆的名聲？不就是想要個承繼香火的人嘛，不過繼，難道就沒別的方法了？」

「別的……招贅？」

乍聽此言，傅昭猶自懵懂不知，然傅二姊已知曉其中利弊，當即臉色大變。

傅昭察覺她的異常，輕聲問道：「二姊，招贅有什麼不妥？」

傅二姊陰沉著臉沒有說話，指指裡面，意思是過會兒再說。

傅昭順從地點點頭，但聽娘激動到顫抖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嫂子說的對，我竟忘了，只要能承繼香火，管我招婿還是過繼，這回我看那老婆子還能說什麼！」

王嬸子又低低說了什麼，兩人一陣輕笑，漸漸不聞聲響，傅昭探頭去看，大門口已無人影。

「贅婿地位低下，沒人瞧得起，除非家裡窮得養不起兒子的，才會把孩子送到女家做倒插門。」傅二姊一撇嘴冷笑道，「咱家雖然殷實，也只是個莊戶人家，又有哪個好兒郎願意做上門女婿？指不定招來什麼歪瓜裂棗，這簡直是把閨女往火坑裡推！」

傅昭心下掂掇一陣，遲疑道：「我曾看到娘偷偷喝符水來著，娘真心想的還是能有個親兒子，她應只是說說，對付奶奶而已。」

「妳真看到了？」

「嗯！」

傅二姊緊咬著牙，死死盯了傅昭一眼，突然臉色變得有些陰鬱，不緊不慢說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我倒是杞人憂天了，也罷，我先回家探探爹娘口風，妳等會兒再進去，一前一後分開說，也好有個轉圜餘地。」

天陰得更加晦暗，一股帶著水氣的涼風撲面而來，吹得傅昭打了個寒戰，這才驚覺自己在原地呆站了許久。

二姊走了好一陣子，想必已談好，傅昭從藏身的柴火垛子旁閃出來，款步進了院門，見她娘正在灶房忙活午飯，忙提著籃子上前，「娘，肉買來了。」

杜氏不過三十五六的年紀，細瘦身材，瓜子臉上兩道細細的柳葉彎眉，眼睛烏溜溜的，顯得十分精明，本是一副好相貌，卻因總是耷拉著嘴，看上去有幾分喪氣。她眼皮抬了抬，「切成塊焯水，再把粉條泡上。」

傅昭不住腳跑了一個早上，又累又餓，不由叫苦道：「娘，我早飯還沒吃呢。」匡！杜氏把菜刀往案板上一剁，冷著臉說：「妳娘我也沒吃呢，餓一頓死不了——吃吃吃，妳就知道吃，簡直是餓死鬼投胎！」

這話觸動了疼處，傅昭眼圈登時紅了，眼眶中蓄滿淚水，只倔強昂著頭沉默著。似乎是覺得語氣太重，杜氏緩了緩，「瞧妳委屈的，一個兩個我都欠你們的。這兒我拾掇，妳去堂屋給叔伯大爺們續茶，完事就去屋裡歇著，吃飯的時候我叫妳……唉，先別走，這肉怎麼回事？夠秤嗎？」

「五十文就夠買這麼多，人家少一文都不答應。」

「蠢貨！」杜氏戳著她額頭罵道，「一點兒用都沒有，我怎麼生了妳這個廢物！」傅昭頓時惱了，「誰讓妳生我了？又不是我願意出生的，誰有用妳讓誰去買啊，天天就知道使喚我！」

杜氏最恨孩子與她頂嘴，抄起擀麵杖就要掄她，傅昭見勢不妙，轉身就逃，一頭撞到爹懷裡。

「別打了，這麼多人都在，叫人笑話。」傅老爹把小女兒護在身後，「回頭再教

訓孩子——前頭叫你過去商量。」

杜氏冷笑道：「商量什麼？我還是那句話，要過繼就過繼小侄子，否則就免談。」

傅老爹面露難色，期期艾艾說：「不成的，大哥不應。」

「那你就聽你娘的話，休了我另娶拉倒。」

「這更使不得，離了你我過不下去。」

杜氏白皙的臉皮一紅，睨了他一眼道：「當著孩子的面少胡說……你去，把張里正偷偷叫出來，我有話和他說。」

傅老爹木訥問道：「怎麼叫？」

杜氏真是沒了脾氣，不耐煩說：「扯謊都不會，就說張太太來尋他，快去！招娣你過來。」

她緊拉著小女兒的胳膊，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，似是在斟酌什麼。

傅昭被她看得頭皮發麻，不禁打了個顫，「娘，怎麼了？」

杜氏咬咬牙，口氣一轉，變得淒苦悲涼，「我和你爹一年到頭不敢歇息一天，終日不停勞作，汗珠子摔八瓣兒，起早貪黑好不容易攢下這點家業，本想留給你們姊妹，卻不想惹來了紅眼睛！說給我們養老送終，哼，還不是貪圖這份家業。招娣啊，如今咱家是讓人當狗欺，還得對人家笑臉相迎。」杜氏越說越氣，「我偏不讓他們如意，哪怕全糟蹋了，也不給他們留一文錢！」

傅昭不由心頭突突直跳，半晌才語無倫次說道：「那、那要怎麼辦才好？」

「豁出去鬧一場！」杜氏的目光又灰又暗，湊在傅昭耳旁嘀咕一番，末了，推她一把，「不許搞砸，否則我打斷你的腿，這個家你也不必再待下去。」

傅昭不敢不從，拎著鐵壺，拖著步子來到堂屋，但見其內煙霧繚繞，正中坐著兩人，一人是遠親傅老太爺，一言不發，只吧嗒吧嗒抽著旱煙，枯瘦的老臉看上去有幾分怒氣，一人是張里正，四方臉山羊胡，嘴角微抿，頗有些不怒自威的架勢。傅奶奶坐在右側下手，頭上纏著的白布隱隱透出血漬，但精神尚好，嗓門洪亮，涕淚俱下說著傅老爹夫婦的不孝，傅大伯和傅大娘一左一右侍立兩旁，皆抹著眼淚，很是心疼老娘的孝子模樣。

周圍雜七雜八坐著幾個鄰居，有的低聲勸解，有的幫腔聲討，總之沒人站在傅老爹立場上說話。

傅老爹聽得面紅耳赤，訕訕挪步過來，按杜氏教的悄聲和張里正說了幾句。

自家婆娘根本不在家，怎會來找？張里正捋著鬍子，斜眼看了傅老爹幾眼，心中已了然，微微一笑也不說破，起身踱到屋外。

傅大娘立即要跟出去，正續水的傅昭手一抖，半碗熱茶順勢全潑在她前襟上。

春裝單薄，又是細棉布，熱水瞬間滲了進去，燙得傅大娘吱哇亂叫，一蹦三丈高，不問青紅皂白，蒲扇似的大手就照傅昭臉上招呼。

傅昭躲閃不及，「啪」一聲，結结实實挨了她一記耳光，左臉立即腫得老高，耳朵嗡嗡作響，捂著臉傻愣愣呆在原地。

傅大娘猶不解氣，戳指罵道：「瞎了狗眼的浪蹄子，燙你娘呢這是！趕明兒把你賣給張屠戶，燙豬毛不夠再燙你的毛！」

她罵得難聽，屋裡坐的人一陣大笑，傅昭氣急，也不知哪兒來的勇氣，舉起茶壺就砸了過去。

劈里啪啦，好在茶壺沒什麼熱水，但傅大娘也被砸了暈頭轉向，身子一仰，不偏不倚倒在傅奶奶身上，幾乎將老人家壓了個半死。

傅大伯扶起老婆，揚聲喝道：「老大老二，你們娘被人欺負到頭上了，還不動手？」兩個壯漢一陣風似的從東屋跑出來，擼起袖子就開打，傅昭驚叫著滿屋子亂躲。原站旁邊傻子一樣呆看的傅老爹這才醒轉過來，趕忙攔住兩個侄子，急急說道：「你們當哥的怎麼能打妹子？文淵，你先前怎麼說的，必會當親妹子一樣看待她們！」

傅文淵雖混，卻見不得家人吃虧，聞言罵了一聲，「過繼給你我也是我娘的兒子！敢打我娘？我剁了她的手，以後見一次打一次，非讓她跪地上喊爺爺。」

這話不倫不類，傅老爹臉上青紅交加，又看一屋子人皆在捂嘴偷笑，個個眼中皆是輕蔑嘲諷，幾乎壓得他抬不起頭來，忽聽女兒慘聲呼救。只見傅文淵已將女兒摃倒在地，碗口大的拳頭一下下落在女兒頭上、身上……

這場景刺痛了他的眼，霎時，多年來積壓的憋屈和怨氣彙聚成怒火，如決堤的洪水咆哮著，勢不可擋地宣洩出來，傅老爹大吼一聲，抄起條凳狠狠砸在傅文淵身上。

傅文淵抱頭滾到一邊，傅大伯傅文博齊齊撲上來要和傅老爹幹仗，卻見傅老爹好像一頭發瘋的牛，毫無章法地胡亂揮舞條凳，扭曲的臉分外恐怖，口中哇哇大叫，但誰也聽不清他在喊什麼。

老實人發了火，便是神鬼也難躲！

傅大伯一家露了怯，傅奶奶看傻了眼，屋內頓時沒人敢說話，唯有傅老爹令人膽顫的怒吼聲充斥於耳。

「她爹——」隨著淒厲尖叫，杜氏從屋門口跑過來，一把抱住傅老爹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「這是怎麼了？她爹，你醒醒，別嚇我。」

傅老爹眼神呆滯，慢慢平靜下來，忽一激靈，「招娣，招娣呢？」

「爹——」傅昭躺在地上低低應了聲。

杜氏這才看到滿臉血汗，動彈不得的傅昭，雖說一直不待見她，可也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，當即又是心疼又是生氣，掩面嚎啕大哭，「還沒過繼就下這樣的狠手……老天啊，你睜眼看看吧，這是要活活逼死我們一家啊——」又抱著傅昭哭，「兒啊，爹娘沒用，護不住你，叫人騎在脖子上拉屎，嗚嗚嗚……咱娘倆索性死了乾淨，死了乾淨！」

張里正蹙著眉頭，踱步走近，掃視了一圈，半晌方長歎口氣，「如此看來，兩家結怨甚深，過繼是絕無可能的了。」

傅奶奶眉棱骨一跳，正要辯白幾句，不料一直端坐上首的傅老太爺咳了幾聲，將話頭接了過去。

「張里正言之有理，老朽也頗為認同一侄媳婦，過繼一事就算了吧。」

傅奶奶急得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來，拍著大腿道：「不過是兄弟打個架，有什

麼稀奇？一家人哪有鍋鏟不碰鍋沿的，老二，你說說，是不是這麼個理兒？」杜氏扯扯傅老爹的袖子，向著傅昭努努嘴，傅老爹鼻子一酸，幾乎墜下淚來，遂說道：「不過繼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傅奶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三棍子打不出個屁的小兒子竟敢和自己對著幹？

傅老爹紅著眼睛複又一字一頓說：「不、過、繼！」

傅奶奶被噎得直翻白眼，氣哼哼說：「沒兒子，誰給你摔盆打幡？死了也是個孤魂野鬼。」但馬上反應過來，這不是當娘該說的話，隨即話鋒一轉，抽泣道：「我還不是為了你，可憐你膝下無子，日後都沒人給你供奉香火。」

「娘放心，我們招贅，斷不了香火！」杜氏抹了一把眼淚，捅了捅傅老爹，「她爹，咱家你做主，你同意不？」

最初的暴怒過後是深深的難堪和自責，傅老爹雙手抱頭蹲在地上，渾身抖動得像寒風裡的樹葉，他語不成聲，幾乎近於哀求，「娘，我們招贅，您別再提過繼的事兒，行嗎？」

當然不行，大孫子的東脩、二孫子的親事，都還指著老二的家當，若有贅婿，豈不是沒了指望？

但她反對沒用，張里正一錘定音，「無論是過繼還是招贅，都要看正主兒的意思，既然他們兩口子都願意招贅，那就這麼定了！傅老太爺，您是傅家的長輩，我是官面兒上的人，咱倆就算做了見證。」

傅老太爺頷首笑道：「張里正言之有理，老朽深以為然啊。」

縱然傅奶奶和傅大伯再怎麼不樂意，此時也束手無策，傅大伯十分納悶，之前都和這兩位通過氣了，怎麼突然就改口了呢？

為什麼，自然是因為杜氏許諾的更多！

申時剛過，天邊的烏雲便一層層湧了上來，陰沉沉黑漆漆，低得彷彿伸手就能碰到。

陰沉的天氣本就令人心情不暢，加之傷痛難忍，傅昭更是煩躁。她躺在西屋炕上，渾身好似被磨盤碾過，略動一動就疼得受不了，但她素來不願以柔弱示人，只咬牙硬撐著，一聲也不吭。

入贅之事已定，家裡就剩自己和二姊，二姊模樣好，人伶俐，又能寫會算，無論是她還是娘都滿心打算高嫁。

傅昭暗歎一聲，板上釘釘是自己留在家中招婿。

在張里正的彈壓下，奶奶和大伯一家不敢明著反對，但二從兄走時放出話，誰敢入贅，他就和誰家好好親近親近。

二從兄是個打架不要命的混不吝，算得上是村中一霸，普通人家不敢招惹他，體面人家不願拿瓷碗碰這破罐子，是以他若存心搗亂，或許還真沒人敢蹚這渾水。不能出嫁，招婿艱難，自己怎麼辦？傅昭只覺喉頭乾澀，心口發酸，想哭卻哭不

出來，她掙扎著下地，來到東屋門口，想和爹娘商量商量，卻聽娘說道——

「她爹，這十兩銀子給張里正，晚上你給他送去，千萬別讓人看見。」

她的聲音透露著十二分喜悅，傅昭心下一動，停住挑門簾的手，悄悄站在屋外偷聽。

「……會不會太多了，咱們統共才三十兩的積蓄。」

「若不是他出面彈壓，你娘能善罷甘休？你又不是沒看見，招娣都快被打死了，她還說是小孩子打架鬧著玩！我還有別的事求他，按規矩，贅婿要記入戶帖，我讓他做個手腳不入戶。」

別說傅昭，就連傅老爹也不懂這是為什麼。

杜氏卻不解釋，「這事別往外說，你心裡有數就成……等招娣好點了就預備娶親。」傅老爹沉默半晌，喃喃道：「非得是招娣？」

「廢話！」杜氏沒好氣喝道，「難道留二丫頭？前陣子大姑爺捎信回來，劉員外正給他小兒子說親呢，讓他帶著二丫頭去瞅瞅。再說就二丫頭那脾氣，讓她招贅，她肯定鬧個天翻地覆，誰都不得安寧！」

傅老爹長一聲短一聲歎了半天氣，「要給招娣找個好女婿。」

「我已有人選，你也認識，就是前莊上的林後生，眉清目秀斯文文的，委屈不了招娣。」

「他……可我聽說他是個太監。」

傅昭的心像一下子被捏得緊緊的，提在半空，連氣也透不過來，她定定神，極力抑制狂亂的心跳，凝神去聽娘怎麼說。

屋裡傳來娘滿不在乎的聲音，「都是人們瞎傳，做不得準。實話和你說，這人是張里正作保，他的話你總該信吧？就算生不出孩子也沒關係，咱倆都不老，或許還能有個親兒子，到時候更用不著他們。」

彷彿一聲焦雷在晴空中無端炸響，傅昭僵立原地，面如死灰，渾身像是浸在冰水裡，冷得連心都凍住了。

什麼招贅，分明就是緩兵之計！

傅昭沒有衝進去質問，她深知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擰不過娘的一個手指頭，與其做無謂的吵鬧，不如省省力氣想想該如何做。

無心再聽下去，她一步一步慢慢挪回西屋，歪在炕頭，攢眉苦想怎麼破這個難題。然方法還沒想出來，陣陣燉肉的香味已飄到鼻尖下，肩膀被人一拍，二姊端著一碗燉肉在她面前晃來晃去。

「想什麼呢，我舉了半天，妳看也不看一眼，這可不像妳！」傅二姊把碗放到炕桌上，塞給她雙筷子，「快吃。」

傅昭塞了口肉，嚼了半天卻嚥不下去。

傅二姊歎道：「委屈妳了……莫怕，等我嫁到劉員外家，有了撐腰的，看哪個還敢欺負咱家。」

「是不是娘叫妳提早躲開？」

傅二姊沒說話，算是默認了。

傅昭更加鬱悶，「娘倚重大姊，寵著妳，卻怎麼都看我不順眼，我就是個多餘的，我真懷疑我不是娘生的！」

「娘也有娘的難處，妳少胡思亂想。」傅二姊想戳她一指頭，但看著滿頭的傷無從下手，便悻悻道，「過兩天我要去縣裡，妳想要什麼，滷肉還是酥糖，姊都給妳買回來。」

傅昭將碗一推，正色說：「我什麼也不要，只求姊一件事——我自己挑贅婿，我和娘去說，妳得幫我說話。」

傅二姊面露難色，「唉，我盡力而為吧。」

傅昭微微鬆口氣，想起另一件事，「村東頭有個乞丐，個子高高的，姊姊幫我把這碗肉給他送去。」

傅二姊眼睛瞪得溜圓，因太過驚訝竟有些破音，「瘋了吧妳！咱家一個月都吃不了一回肉，妳卻給討飯的？」

「從我嘴裡省下的，我願意給誰就給誰！」傅昭拗勁兒上來，「妳去不去？」

「好好好，算我怕妳還不成？大功臣——」傅二姊翻了個白眼，端起碗扭身出去，忽回身一撩門簾，「不許到處亂走，外頭聽說咱家要招贅，很有幾個不三不四的閒漢在門口瞎轉悠，當心別鬧出笑話！如果連累我嫁不到劉家，我敲爛妳的頭！」本來聽得心中一暖，最後一句卻煞了風景，傅昭氣惱道：「我偏要鬧笑話，就讓妳嫁不到劉家。」

傅二姊又是一個白眼，邊走邊說，「妳若能鬧出笑話，那才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。」

傅昭怔愣片刻，忽噗嗤一笑，隔著窗子叫道：「二姊！」

「嗯？」那頭是二姊懶洋洋的聲音。

傅昭打開窗子，向著院落中的窈窕身影喊道：「二姊！」

「幹麼？」

「沒事，就是想叫叫妳。」

「傻瓜！」

「二姊！二姊……」

攤上這麼個傻妹子，傅二姊幾乎要把眼皮翻到天上去，還好是留在家裡，若是嫁到別人家，非被人吃得骨頭渣子都不剩！

傻妹子還在喊，看著她一臉燦爛笑容，眼中竟流露出孺慕之情，傅二姊一陣惡寒，凶巴巴嚷道：「瞧妳豬頭似的臉，還在風下頭吹，趕明兒破相了可別說是我妹子。」她複又看了妹子一眼，扭身離去前嘴唇動了動。

聲音極其微弱，剛出口就要消散於風中，然傅昭還是聽清了，她說：「對不起。」

傅昭關上窗子，老老實實躺在炕上，蒙上頭，須臾，被中傳來低低的啜泣。

一道明閃劃過天空，接著驚天動地一聲巨響，撼得房屋簌簌發抖，雷鳴夾著狂風，大雨既要傾盆將至。

傅二姊風風火火跑回來，將碗往炕桌一放，拍著胸口說：「可嚇死我了，頭一次見打群架。」

傅昭關心的是那碗肉，「怎麼又端回來了？他人不在？」

「嗨，別提了，我剛走到村東頭，就見吳嫂子帶著一幫人，拿著鐵錘鋤頭將巷子口堵了嚴嚴實實，說是拿賊見官，鬧哄哄的殺氣騰騰，我哪裡還敢上前找什麼乞丐！」

傅昭二話不說，爬起來就往外走。

傅二姊忙拉住她，「妳又發什麼瘋，眼見要下雨，妳傷口見不得水……呃，嘿嘿，娘來了。」

杜氏冷著臉來回盯著兩姊妹，硬邦邦說道：「都坐下，我和妳爹有話和妳們說。」傅昭張口欲說有急事要出去，卻被二姊用力一拽，跌坐在炕上。

傅二姊瞪了妹子一眼，擠出個笑，「娘，妳說。」

杜氏坐在炕頭，臉色一肅，說：「我和妳爹定了招娣留家招婿。」

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是以無人出聲。

「贅婿的人選我們已經選好了，前莊的林後生，過幾天就請人去說親。」

傅昭猛然抬頭，目中倏地火光閃爍，「我不同意！」

杜氏愕然，繼而怒道：「此事輪不到妳插嘴。」

「我自己的事，怎麼輪不到我說話？」

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不懂嗎？妳見哪個大姑娘自己張羅婚事？簡直不害臊！」

「娘！」傅二姊出聲打斷針鋒相對的兩人，訕笑道，「那個……雖說是應該聽妳的，但日子是妹子過，起碼也要她自己相中才行。」

「妳給我閉嘴！」杜氏喝道，「要不然把她嫁出去，妳留下！」

一句話就讓傅二姊沒了詞兒。

傅昭看向蹲在牆角的傅老爹，急道：「爹，你倒是說話啊！」

傅老爹抽著旱煙，喃喃道：「她娘，我也看不上姓林的……要不算了。」

「你少和稀泥，如果你能頂事，何至於我們娘兒們犯難？這事就這麼定了！」

傅昭氣得渾身亂顫，倏地立身站起，厲聲喝道：「留家招贅我認了，可這人必須我自己選，別想隨便挑一個糊弄我！娘，我也是妳親閨女，妳就這麼狠心？」

說罷，她像忘了傷痛似的，一陣風般跑了出去。

「唉唉，外頭下著雨呐！」傅老爹追出去喊道。

傅昭腳步一頓，回來拿了把傘，又順手抄了根門栓，潑風似的跑了。

傅二姊眨眨眼睛，納悶道：「傷這麼快就好了？」

雷鳴轟轟，豆大的雨點劈里啪啦砸下來，傅昭撐著油傘，一路奔到村東頭。

洛樺的個子比常人要高出一頭，傅昭一眼就在人群中發現了他，但他的情形很不妙，不住被人推來搡去，更有人叫囂——

「打斷他的手，看他還敢不敢偷！」

傅昭慢慢停下腳步，他是小偷，所以才有那麼好的身手？

彷彿聽到她心中所想，洛樺抬眼看過來，忽然一道閃電將灰暗陰沉的蒼穹映成了血紅，疾風呼嘯而過，猝然間吹散他的亂髮。

啪嚓，油傘落在地上，摔斷了幾根傘骨，此刻，眼前的人同夢中之人的影子完全

重疊起來。

傅昭心裡空白一片，什麼事也想不成，腦中唯有三個字：是你嗎？

### 第三章 撿個乞丐當女婿

天邊烏雲堆得山高，電走金蛇，可怕的雷聲轟隆隆作響，驟雨來臨前的涼風颯颯吹過，冷得洛樺通體寒徹。

冷，他也會覺得冷？洛樺微低著頭，扯開嘴角，自嘲地笑笑，笑得很難看。

一個電閃將四周照得亮如白晝，恰將他那絲詭異的笑暴露在村人面前，引得旁人不由倒吸口冷氣。

嘩——大雨瞬間而至。

吳嫂子慌忙撐著傘，躲在人群中，探頭喊道：「就是他偷了我的銀鐲子，大夥兒捉他去見官！」

洛樺抬頭看她，冷然道：「我沒有。」

吳嫂子振振有詞說：「你一整日都在我家附近轉悠，看著是個要飯的，卻又不討吃食，鬼鬼祟祟，不是你偷的是誰偷的？」

「我沒有！」

「哎呀，我的天啊——」吳嫂子輕捶胸口，幾乎將紐腰肥臀扭成麻花，微微靠在旁邊趙鐵匠身上，放聲大哭，「我十個手指頭做出來的錢，卻被這天殺的偷走了，哎喲！這可是要了我的命啦——」

趙鐵匠舉起手中的錘子，大吼一聲，「咱們村多少年都沒有丟過東西，偏他一來就開始丟，我看他分明就是個踩盤子的賊。」

洛樺勉強壓制心中怒火，儘量讓自己語氣平緩，「我從不偷東西，你們誤會了。」

「呸！哪有賊說自己是賊的，長得獐頭鼠目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！」

「就是就是，前幾天我家還丟了半筐籬饅頭，興許也是他偷的。」

洛樺額上青筋霍霍直跳，「我今日才來貴處！」

然無人聽他解釋，更無人肯相信他，村人習慣抱團兒，對外人從來都是同仇敵愾，一人說是賊，三人說是賊，便所有人都說是賊。

他們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，從地裡刨吃食的莊稼人，深知攢幾個錢有多麼的不易，感同身受，一時間群情激昂，異常厲害地吵鬧著、咒罵著……

看著眼前一張張因憤怒和恐懼而扭曲的臉，洛樺有片刻的失神，也是暴雨如注的夜晚，同樣是被圍在一群人中，同樣是棍棒相對，同樣是充滿憎惡和畏懼的臉。

「姦殺庶妹，你簡直不是人！」

「她才十六歲啊，畜生——你還我嬌嬌兒——」

「暴虐成性，殺戮成癮，你不配做安國侯的子孫！」

「趕出去！將他趕出去！」

「我沒有！」這三個字像是從心裡什麼地方血淋淋地挖出來，恨、怒、悲、苦，彙聚成潑天的怨氣，在胸膛中衝撞奔騰，他捂著臉，桀桀怪笑起來。

十三歲上戰場，死人堆裡摸爬滾打五年，戰功無數，一手將敗落的安國侯府重新推到一流勳貴之中，可為什麼闔府上下卻無一人肯信他？無一人願意替他說話？

只因自己和靖王從往過密？

當真是親情薄如紙，他曾經護在羽翼下的侯府，他曾經視若生命的親人，對他卻是近乎麻木的冷酷！

冷，心像泡在冰水裡，沒有痛，只有徹骨入髓的冷……

什麼東西飛了過來，「啪」地打在他臉上，碎裂開來，令人作嘔的腐敗味道四散。

吳嫂子捏著臭雞蛋，惡狠狠地又扔過去一個，「狗賊子，打死你！」

「打！」眾人紛紛附和，有暴躁的已是動起手來。

「打斷他的手，看他還敢不敢偷！」

洛樺倏地抬頭，目中陡地光亮一閃，霎時，彷彿寒冰地獄般的刺骨殺意呼嘯而過，竟使村人齊齊打了個寒噤。

就在他動了殺機的那一瞬，餘光瞥見有個瘦小的身影遠遠地跑過來，是傅昭！她的眼中充滿不可置信和失望。

呵，她也認為自己是個賊人吧……洛樺苦笑一聲，心頭湧上一段說不清道不明、似血似氣的酸澀之意，攬動得他憋悶難受，一時間心無所想，方才的殺意頓然消弭於無形之中，隨之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疲憊和頹唐。他身子晃了晃，一陣眩暈摔倒在地。

見他沒了氣勢，村民們登時勇氣大增，拿著傢伙就衝他頭上招呼。

「呀——」傅昭尖叫著衝了進去，她如同一頭暴怒的獅子，拚命揮舞手中的門栓，聲音嘶啞淒厲，「滾開！不准你們欺負他！」

村人吃驚不小，邊躲避門栓邊叫道：「招娣，他是賊人！」

「你才是賊，你們全家都是賊！滾！」

吳嫂子氣急敗壞嚷道：「三丫頭，妳怎麼好壞不分，想男人想瘋了？」

「滾開——」傅昭掄起門栓砸過去，她神經質似的用白亮亮的目光盯著眾人，瘋子一樣胡亂揮著粗重的門栓，儼然是不要命的打法。

許是被她的架勢嚇到了，眾人一步步後退，他們本是臨時被叫來，起鬨看熱鬧的居多，也沒人願意和瘋子拚命。

便有人叫道：「先去報官，讓官差來抓他。」

吳嫂子見無法如願，再鬧出人命來更是麻煩，遂啐了一口，「傅招娣，此事沒完！」事主兒一走，旁人自是沒人願意多事，不過片刻已走了個乾淨，巷子空蕩蕩的，只聞響成一片的雨聲。

洛樺靜靜看著她的背影，瘦弱、矮小，在雨中不住地發抖，半人高的粗重門栓，真虧她能舞起來！

沒來由生出一股暖意，生平第一次有人將他護在身後，「不許欺負他」這幾個字聽來竟比最美的琴音更能打動他的心。

傅昭拄著門栓歇息了好一會兒，才丟開門栓，撿回那把破傘，慢慢蹲在他面前，沉吟半晌，忽笑問：「你有沒有訂親？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

「你可願意來我家，做我相公？」

雨聲忽然變得異常遙遠，雷公電母似是被小姑娘大膽的情話嚇到，一下子溜得無影無蹤。

洛樺支著腿半坐在地上，驚駭得張大了嘴，如木雕泥塑一樣僵在原地，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，卻是答非所問，「妳的臉怎麼了？」

傅昭摸摸臉，笑嘻嘻說：「被人揍了。」

不自覺緊緊拳頭，洛樺沉聲問道：「誰？」

傅昭卻不說話，只閃著大眼睛看著他，似乎在說，你還沒回答我呢！

「為什麼是我？」

「看你順眼！」

如此直接，洛樺黑乎乎的臉上泛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容，仰面躺倒，讓更多的雨水澆在臉上，然後看看傅昭，輕聲說：「我應了。」

傅昭一聲歡呼，腆著臉微笑，「那我們現在走吧。」

洛樺一個鯉魚打挺站起，「走！」

「洛公子請留步！」巷子口快步走來一人，難掩激動之色，顧不得洛樺滿身泥汙，一把抱住他，「你終於來了！」

這不是林後生嗎，他們認識？傅昭越發摸不著頭腦。

洛樺暗歎一聲，溫聲對她說：「等我下。」

兩人踱到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，林後生躬身行禮道：「小人等了將軍半年多，若再等不來，小人就要上京尋您去了……將軍，自此您就是小人的主子，但凡有令，定然遵從。」

他掌心攤著一枚小小的方形玉牌，洛樺瞥了一眼，是靖王的印信。

「此物可聯絡王爺軍中舊部，王爺令小人將此物務必交與將軍。」

洛樺臉上閃過一絲極其複雜的神色，沉思良久，掃了一眼不遠處的傅昭，淡然道：

「我改變主意了，遠離京城那個是非窩也許是件好事。我大約一輩子都不會回去，這東西於我，百害無一利。」

林後生詫異望著他，「將軍，暫且不說王爺的仇，安國侯府恩將仇報，逼得您身敗名裂，不得不遠走他鄉。這仇，也不報了？」

洛樺沒有說話，眼神不由自主地飄到巷子口。此刻雨下得更大了，傅昭撐著傘遠遠站著，見洛樺望來，報以粲然一笑。

林後生見狀，哪裡還有不明白的，他將玉牌輕輕置於地上，低聲說：「小人苟活至今，就是為了完成王爺遺令，收與不收，或砸或丟，全憑將軍……將軍，王爺他冤啊！」

洛樺腮邊的肌肉難看地抽搐了一下，想說什麼卻又閉上了嘴，默默將頭扭向一邊。

林後生臉上浮現難以掩飾的失望和沮喪，身形在風雨中搖搖晃晃，從傅昭身邊經過的時候，輕飄飄飛過來一句話，「嫁給他，是福是禍……」

傅昭心猛地一縮，瀕死的噩夢突兀地浮現在腦海中，不由哆嗦了下。

「冷？」洛樺接過她手中的破傘，將好的那一半遮在她頭上，雨水便順著傘骨折斷的那半面嘩啦啦地落在他頭頂。

傅昭嘆嗤一聲笑出來，將傘向他那邊推了推，「快回家，我爹娘看我領回來一個臭烘烘的乞丐當女婿，還不定氣成什麼樣！」

想想爹娘可能出現的反應，傅昭竟有點心癢難耐，抓著洛樺欲跑，卻覺手心黏糊糊濕膩膩，湊近鼻子一聞，差點沒熏暈過去。

「老天，你可真夠臭的！原本還不覺得，現在被雨水一澆，這味兒也都發了出來，簡直臭不可聞，定要好好給你搓搓澡才行。」

看她捏著鼻子一臉嫌棄的模樣，洛樺輕咳幾聲，一本正經道：「我長得很俊，說得上是『姿容秀美，貌比潘安』！」

「潘安是誰？」

洛樺腳下一絆，輕笑道：「待我洗乾淨了，妳一看便知。」

傅昭似懂非懂點點頭，隨即笑道：「長得好也罷，長得孬也罷，我們鄉下都說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嫁個棒槌抱著走，我既然相中了你，你是什麼樣我都認了。」

「妳盡可放心，我並非雞鳴狗盜之輩。」

「你說話總文謔謔的，我也聽不大明白，反正我覺得你不是壞人。」心裡癢癢的，洛樺忍不住想笑，又聽她肅然道：「還有句話要和你說，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——你要負責養我。」

洛樺哈哈笑道：「當然，自當遵命。」

傅昭滿意了，笑咪咪一指前頭，「喏，那就是咱家。」

大門口立著傅二姊，看到妹子忙迎了過來，走近跟前見到洛樺，立馬捂著鼻子後退幾步，「妳怎把要飯的領回家了？」

「什麼要飯的？他是我男人。」傅昭仰著脖子，頗有幾分驕傲，「我自己挑的！」

傅二姊嘴巴張得能塞下個鴨蛋，愕然半晌，擰身回了西屋，「撿個臭乞丐當女婿，真是天大的笑話，待會兒娘抽妳我可不管！」

洛樺深吸口氣，瞧這位的反應，看來丈母娘這關不好過啊！

二更時分，雨勢漸漸小了，猶如細篩子篩麵般飄飄搖搖均勻灑向大地，只街巷中尺深的積水提醒人們暴雨剛過去不久。

洛樺依舊渾身濕漉漉的站在門外屋簷下，打量著傅家的院子。

傅家是很典型的北直隸農家院落，四四方方的宅院，約有三十五丈見方，坐北朝南三間正房，當中是待客的堂屋，東西兩間臥房。她家的日子應過得不錯，三間都是磚瓦房，只挨著院子西牆的灶火房是土坯搭建而成。

東屋裡斷續傳來爭執聲，洛樺的耳朵極靈，雖然傅家人聲音不大，卻也聽了個清清楚楚。

傅老爹來來回回只一句話，「我不能讓閨女做要飯的婆娘，我不能讓閨女被人笑話一輩子！」

而杜氏只擔心一條：選其他人入贅傅家，會不會得罪張里正？至於女兒嫁得體面不體面，她倒不在意——反正都是招贅了，能指望女婿有多好？

洛樺明白傅老爹的擔憂，雖說贅婿地位低下，但普通人家也不會隨隨便便找個人

充數，此事傳出去，旁人必會說這家閨女肯定是最過不堪，以至於找了個乞丐當贅婿。

而杜氏嘛……洛樺搓了搓手指，傅老爹看重女兒的幸福，杜氏卻有幾分偏好權勢，他閃動了下眼睛，心中已有了主意。

「爹，他不是要飯的！他是正經人，是好人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來。」傅昭的聲音很亮，洛樺甚至可以想像到，此刻她臉上定然是歡愉又飛揚的神情。「你們不知道，他可厲害了，吳家那條……」

洛樺乾咳幾聲打斷她的話，徐徐踱到堂屋站定，拱手行禮道：「小子並非乞丐，因驟逢大變落魄至此，雖窮困潦倒，但從不食嗟來之食……得阿昭回護，我感激涕零，頓生愛憐，小子在此立誓，此生必不負她！」

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，著實不符他寡言的性子，但看到旁邊笑意盈盈的傅昭，便什麼也顧不得了。

他雙膝跪地，端端正正行了個大禮，言語懇切，「洛樺自願為傅家贅婿，雖身無長處，唯一身蠻力，但不懼勞苦，凡家中粗活重活，皆可交於我！萬望二老收下小子，定將二老視為親生父母盡心侍奉，讓二老安心頤養天年。」

傅老爹手中的旱煙桿「啪嚓」一聲掉在地上，他僵著面孔，慢慢轉頭看杜氏，「她、她娘……」

杜氏瞠目看著地上的「乞丐」，這番略嫌拗口的話弄得她又驚又疑，良久才問：「你讀過書？」

「說來慚愧，雖上過幾年私塾，卻學無所成，連個秀才也不是。」

鄉下人對讀書人有一種莫名的尊敬，傅家人看他的眼光頓時有些不太一樣。

杜氏又問：「聽你口音是官話，你是京城人？你家裡是怎麼個情況？」

洛樺苦笑下，「我確是京城人氏，雙親早已去世，我來真定投奔族親，卻不想他們早已搬離，我遍尋不到，錢財又叫人摸了去，是以落得如此狼狽。」

杜氏眼中精光一閃，這人看上去寒碜，說話卻有條有理，舉止比張里正還有風範，說不得以前還是個殷實人家的公子，若他以後東山再起，自家就算他的恩人，若他一直不得勢，那自家也白得了個壯勞力，不算吃虧。

洛樺見她眼神閃爍，便知她心動，「我願寫入贅文書，二老叫村裡德高望重的人做見證，若日後有做對不起傅家之事，任憑二老責罰。」

被他言語打動，傅老爹認定閨女姑爺情投意合，按捺不住滿心的歡喜，樂呵呵說：

「我看成，她娘，強扭的瓜不甜，林後生再好，招娣不喜歡也白搭！」

林後生？洛樺眉頭跳跳，看來今晚有必要再去找他一趟。

杜氏還有些猶豫，傅二姊左右瞧瞧，忽誇張地大叫起來，「有什麼話過會兒再說，招娣，領妳男人去洗洗，這臭的，我隔夜飯都要吐了！」

傅昭一邊不服氣地和二姊鬥嘴，一邊順手將洛樺扯了出去。

小小的柴房水氣彌漫，蒸騰得洛樺臉頰微微發紅，換了三次水，終於能看到肌膚原本的顏色了。

「水還可以嗎？用不用再加點熱水？」傅昭在門外喊道。

「不用。」

「用不用給你搓搓後背？」

「……不……用。」洛樺心「怦怦」跳了兩下，心想這丫頭也太直白了些。

「哦！你的衣服我拿去燒了，替換衣服放在門口，雖是我爹的舊衣，也是乾淨的，你出來時換上。」

「好。」

等徹底聽不到傅昭的聲響，他才從浴桶中緩緩起身，換好衣服，不緊不慢踱到東屋門口站定，隔著門簾朗聲說道：「洛樺給二老請安。」

門簾一掀，傅昭的聲音先飛了出來，「來了就進來，什麼安不安的……」她驀地睜大了眼睛，一瞬不瞬盯著他。

有些人，穿什麼都是好看的，往日裡灰撲撲的粗布衣服，套在他身上儘管不大合身，也不妨礙給人帶來難以抗拒的吸引力。

不知之前是受過傷還是生過病，他的臉蒼白得幾乎沒有血色，但眉眼俊美得無可挑剔，寒星似的雙眸射出刀鋒般凌厲的目光，嘴角微微下吊，只要不笑，隨時都使人感到一種冷峻和傲岸的壓迫。

「怎麼了？」洛樺微微彎下腰，氣息噴在傅昭臉上，清冽之中帶著甜味。

傅昭一怔，隨即低下頭，不知想起什麼，難得扭捏起來，「還不快進屋，爹娘等著你呢。」

看到她小兒女之態，洛樺緊繃的面孔突然鬆弛一笑，這一剎那，傅昭發現，他剛毅冷冽外表的另一面，竟帶著一絲天真率直的孩子氣。

兩片紅雲飛上傅昭的雙頰，慢慢暈染開來，一直紅到了耳朵根兒，她輕聲道：「將你身上寒氣收收……進來吧。」

傅家人看到洛樺的相貌也是訝異不已，俊俏的後生無人不愛，慢說越看洛樺越順眼的傅老爹，就連猶豫不定的杜氏此刻也鬆了口，讓傅昭端來一碗飯，板著臉道：

「吃了傅家的飯，就不許再吃第二家的。」

洛樺目光霍地一跳，眼中閃現掩飾不住的喜色，立即跪倒在地，叩頭道：「岳父岳母在上，請受小婿一拜。」

杜氏嘴角浮現一絲笑，卻很快壓下去，「別叫得那麼早，我們還要多考察你段時日——天色不早，都回屋睡覺，洛樺睡柴房，明天雨一停都給我下地幹活去。」

洛樺卻說：「阿昭身上有傷，就讓她在家好好歇息，所有活計我來做。」

他不說還好，他一說反而提醒了傅昭，心事一去，繃著的那股勁兒隨之一泄，傅昭頓覺傷處疼得腦子發昏，登時往炕上一癱，喃喃道：「誰都別叫我……」話音未落，人已睡著。

杜氏摸摸她的額頭，不燙，微微鬆口氣，還好沒生病，不然又要花錢！

大事既定，眾人都睡得安穩，唯有杜氏擔心張里正找自家麻煩，時而後悔，時而驚惶，翻來覆去一夜，臨到天亮才合了會兒眼。

哪知剛吃過早飯，張里正竟親自登門，滿臉的歉意，「傅二家的，真是對不住，

昨日和妳提起的林後生，他無意婚娶，此事就此作罷。」

把杜氏驚得結結巴巴，「那、那……我們自己定？」

「呵呵，本就是妳傅家的事，自然你們說了算，我不過是提供個意見，做不得數。」

杜氏的心這才算是徹底放回了肚子。

Crescent Family